

水

張家十祖弟的故事
允和書園

張允和 張兆布等 著

水

張家十姐弟的故事
克和書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 / 张允和,张兆和等著;张昌华,汪修荣编.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396 - 3142 - 4

I . 水… II . ①张… ②张… ③张… ④汪…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0478 号

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

张允和 张兆和 等著

张昌华 汪修荣 编

责任编辑:裴善明 胡 莉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 政 编 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合肥新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印 张:22

字 数:400,000

印 数:6,000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5396 - 3142 - 4

定 价:3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张
家
和

《水》是一本家庭刊物，仅限于亲人友好传阅。从1929年创刊到1996年复刊，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20世纪20年代，元和大姐、允和二姐、兆和三姐、充和四姐、大哥宗和、二哥寅和、好友窦祖麟等在苏州九如巷创办了《水》社，那时大家都年少，喜欢水的德性，正如沈二哥（从文）说的：“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水》社出版了《水》，每月一期，发表自己的作品，大家一起组稿、编辑、刻版、油印、装订。

关于《水》的确实创办时间，如今很难准确记得，根据宗和大哥的日記，为每月一期，1930年11月13日出版总第15期，1931年8月27日出版总第25期，依此推算，可能创办于1929年8月。

后来，随着年岁增长，姐妹兄弟们先后外出求学、工作，流散各地，《水》停刊了。

时光荏苒，岁月沧桑，1995年10月26日，允和二姐为了加强血脉相连的亲情，搜集先辈们的事迹，让后代更多地了解他们，向海内外亲人们发出倡议信，决定重新复刊《水》，此举受到了亲人们一致的支持和响应。1996年2月，《水》复刊第一期在北京出版，允姐任主编，兆姐任副主编。从13期起由寰和任编辑，改在苏州出版。复刊初仅发行25份，现增至近300份。

《水》的文体有诗词、随笔、书信、书法、绘画、摄影等；文字包括中文、英文、法文；作者有耄耋老人、也有幼童，有名家、也有小字辈；从时间上讲，既有上至19世纪50年代的先辈张树声、张华奎的历史事迹，又有21世纪新一代稚童的趣事，时间跨度150多年，涉及了7代人；从内容上讲，既有家庭琐事，又有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水》真的与“兼容并包”的德性彻底吻合了。

目 录

卷一
家族列传

- 名留清史的张树声兄弟 《清史稿》 004
洒到人间都是爱 张允和 008
爸爸轶事 张宇和 013
回忆爸爸二三事 张寰和 016
我有才能的大大 张元和 025
大大和朱干干 张兆和 032
我的奶妈同陈干干 张元和 034
我的汪干干：老妈——干干列传之一 张宇和 038
门房列传 张宇和 043
元和自述(至上世纪80年代) 张元和 047

卷二
乐益
百年

- 教育家张冀牖 《苏州教育志》 053
走到光明里——赠初中第一届毕业同学 张冀牖 056
乐益 张允和 058
爸爸办乐益 张寰和 062

卷三
昆曲雅韵

- 一介之玉顾志成 张允和 071
从《盘夫》到《惊变》《埋玉》 张元和 076
昆曲——江南的枫叶 张允和 078
江湖上的奇妙船队——忆昆曲“全福班” 张允和 081
不须曲 张允和 094

卷四 秋灯忆语	青岛初识 张宗和 101 艰辛逃难路 张宗和 109 从广西到重庆 张宗和 115 终成眷属 张宗和 119 两地相思 张宗和 126 喜得娇女 张宗和 131 《秋灯忆语》再印后记 张以玳 137
卷五 年代札记	温柔的防浪石堤 张允和 143 红双喜——我想我的好奶妈 张允和 147 我到苏州来——往事回忆录之一 张兆和 151 儿时杂忆 张兆和 154 回忆杂录 张兆和 158 大弟新娘俏 张允和 161 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张允和 164 定和自叙(节选) 张定和 171 窦祖龙枪口脱险 张寰和 181 塞外三秋 张定和 184 留园的一天——一个美好又悲愁的日子 张允和 189 难忘的龙街子 沈龙朱 191
卷六 岁月印痕	我们大家的迷你趣闻 张元和 197 傻瓜电脑的趣事 周有光 201 张兆和天伦北里“避难”记事 沈龙朱 206 庆庆的一天 张允和代 210 安安的一天 张允和代 215 张允和的印章收藏 高翔 221 合璧记趣 卞之琳 228
卷七 家书一束	张宗和日记摘录(一) 张宗和 233 张宗和日记摘录(二) 张宗和 241 给以達的信 张寅和 247 难忘的记忆——给亲姐姐兆和三姐的信 张定和 249



- 给二姐的信 吉兰、张宁和 252
家书抵万金 张寅和 256
给无花果树下的人们的一封信 张允和 259
密执安家书（摘录） 沈红 262
允和日记 张允和 268
家人的话 周晓平等 271

- 别了龙门巷 张允和 277
一封电报和最后的眼泪 张允和 281
大姐，想念你！——纪念元和大姐 张定和 283
曲终韵自存 张伟华 285
二姐同我 张允和 290
不动声色的“媒人”——允和二姨 凌宏 297
别离的笙箫 沈红 301
不思量，自难忘——抹不去的点点滴滴 周孝棣 304
深深的怀念 张以靖 312
生别离 张以珉 316
奶奶的花园 沈红 318
妈妈的手 沈龙朱 327
缓缓同行——献在兆和三姐遗像前 张寰和、周孝华 329
那本老相簿已经合上 沈帆 330
可敬可爱，可思可歌——怀念从文三姨爹、兆和三姨 凌宏 333

- 安徽合肥西乡张氏苏州九如巷家族简谱 339
张元和年谱简编 凌宏整理 341
张允和年谱简编 张允和 342
张兆和年谱简编 沈红 343

愿《水》长流——代后记 葛剑雄 345



卷一 家族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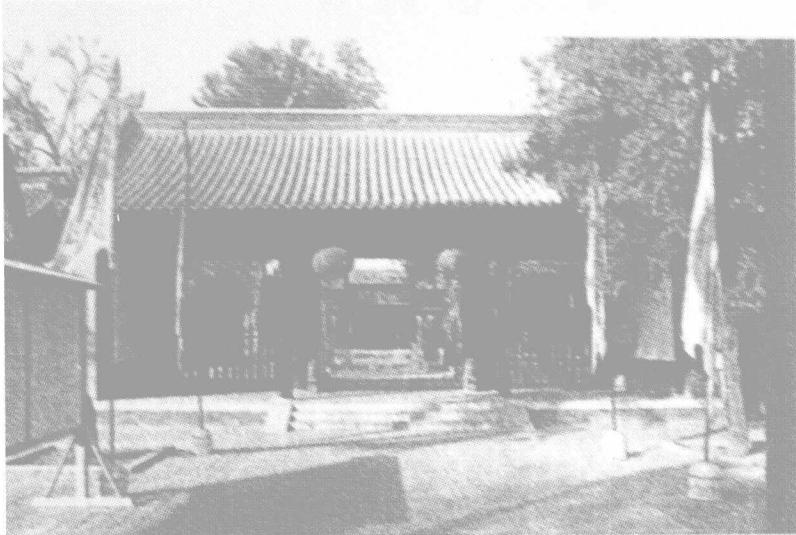
我们的爸爸张冀牖在1938年10月13日离开了他爱的十个儿女，离开了他爱的世界走了，走得那么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元姐的一封『父逝，告弟妹』的电报，让逃难在各地的九个儿女失去了人间最伟大的爱。从大姐元和到五弟寰和都不在爸爸的身边，他的身边只有最小的弟弟宁和。

爸爸不但爱我们十个子女和家人，他也爱他人、爱世界。他办过幼儿园，办过专收男生的平林中学，最后全力办乐益女中。那时他不过三十二岁。要不是卢沟桥事变，还会一直办下去。



二〇〇三年八月卅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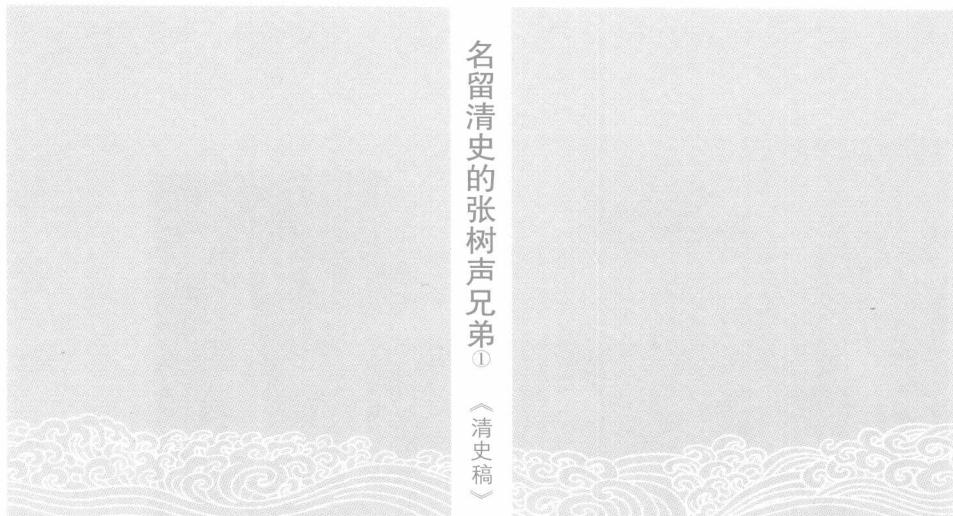
直隶总督署 河北保定

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总督的办公处所，直隶是今河北省的前身，总督是否最高军政首脑。从雍正二年至宣统三年，共经历总督74人，90任，其中实授38人。署理30人，护理6人，协办1人。列任总督有刘墉、琦善、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王文韶、袁世凯等。

张树声（署）(1824-1884)字振秆。光绪八年三月以两广总督改署。九年六月调回两广总督。安徽合肥人。淮军主要将领，历任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署两江总督，任两广总督。署直督时，因擅自调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帮办北洋水师，遭人劾奏，革去通商事务大臣职务，事后朝鲜发生兵变，命张树声派员去镇压。光绪九年六月调回两广总督任。光绪二十七年卒，谥号“端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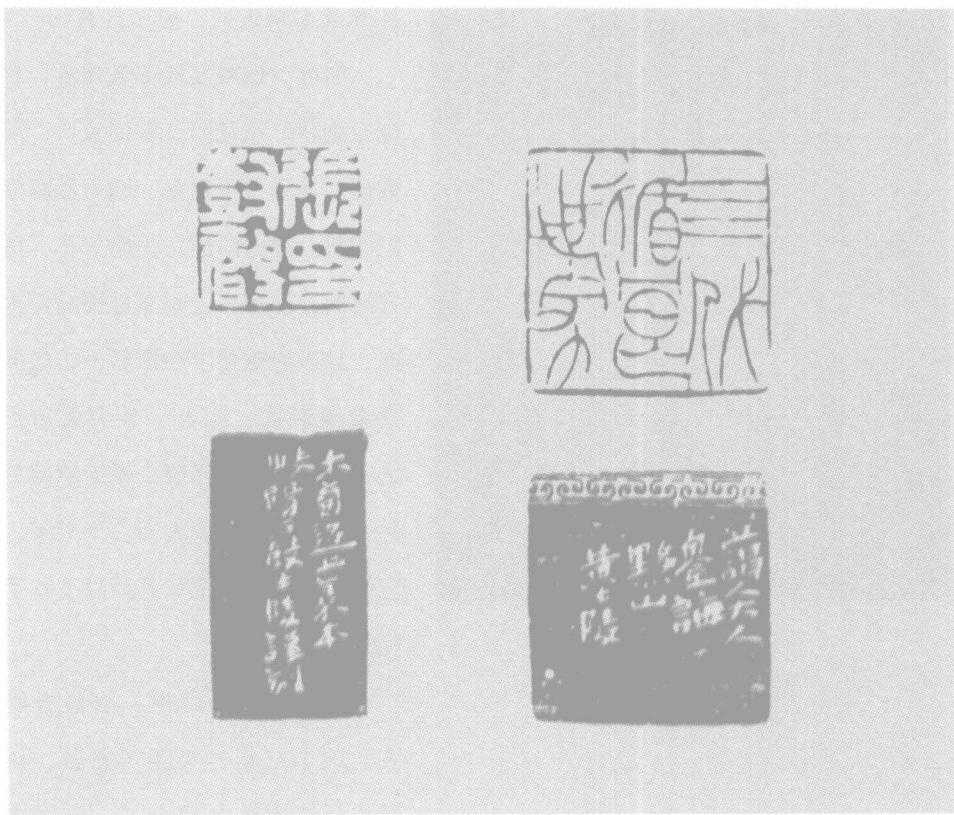
水

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大门，《水》封面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粤寇扰皖北，以禀生与其弟树珊、树屏治团杀贼。复越境出击，连下含山、六安、英山、霍山、潜山、无为；而太湖一役，以五百人陷阵，击退陈玉成众数万，功尤盛，复力行坚壁清野法。其时刘铭传、周盛波、潘鼎新辈皆相继筑堡，联为一气，皖北破碎，独合肥西乡差全。曾国藩檄守芜湖，调无为，迁知府。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上海。鸿章立淮军，与铭传等分领其众，从克江阴，晋道员。鸿章亲视倭门程学启军，遣树声援荡口，破谢家桥，逐北至齐门，又败之黄埭，学启遂逼城而军，于是倭门寇道始绝。二年，攻无锡、金匮，击寇芙蓉山，大破之，夺获战舰器械不可称计，赐号卓勇巴图鲁，予三品服。树声乘胜趋常州。逾岁，攻河干二十余营，尽破之。城拔，进复浙江湖州，诏以按察使记名。四年，署江苏徐海道。寻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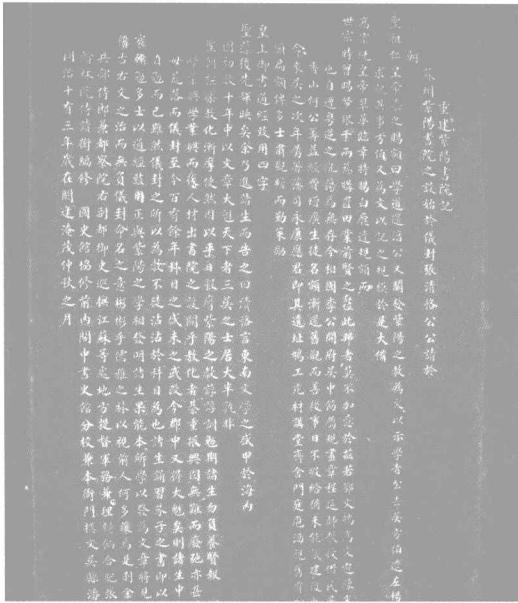
①载《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编者注



黄牧甫为张树声所治的印

直隶按察史，赴大名督防务。

九年，调补山西。越二年，擢漕运总督，署江苏巡抚，十三年，实授。遭继母忧，归。光绪三年，起授贵州巡抚。适广东总兵李扬才据灵山，构匪扰越南，朝旨调树声抚广西治之。事宁，擢总督，先后剿平西林苗匪、武宣积匪。八年，鸿章丧母归葬，树声摄直督任。值朝鲜乱作，日使花房义质将兵五百入王京，迫朝议约，树声飞檄吴长庆等赴之，遂成约，寻盟而还。于是长庆等宵攻乱党，悉歼其渠，乱乃定，树声奏令长庆暂戍朝，上嘉其能，加太子少保。明年，还督两广。会法越构兵，即以法人侵逼状上闻。逮北宁陷，自请解总督职专治军，报可。复坐按事不实，革职留任。未几，病卒，谥靖达，予直隶、



重建紫阳书院记碑 张树声撰 碑长164公分，宽82公分，碑文直书，现存苏州中学图书馆碑廊中。照片由陈毅朝提供

江苏及本籍建祠。树珊自有传。

树屏，以收复江苏各州县，积勋至副将。从征捻，驻周家口，战数捷。捻平，擢提督，赐号额腾额巴图鲁。赴晋防河。光绪二年，徙守河曲、保德。会皖军赴援乌鲁木齐，甘肃流贼曹洪照窜后山，树屏适奉檄诣省，闻警，乘大雪追击之。事定，赐头品服，授太原镇总兵。移防包头，调大同。十三年，乞休。既歿，鸿章状其绩以上，予优恤，太原建祠。

张树珊，字海柯，安徽合肥人。咸丰三年，粤匪入安徽，树珊与兄树声练乡兵自卫，淮军之兴，自张氏始。五年，击贼巢湖，率壮士数十人败贼，擒斩贼目五人，进破巢县贼营，叙外委。六年，复来安，随官军克无为州，擢千总。又克潜山，至太湖，遇贼数万，树珊仅五百人，军粮火药皆尽。贼屯堤上，树珊选死士缘堤下蛇行入贼中，大呼击杀，贼惊溃。七年，败捻首张洛行于官亭。粤匪方与捻相勾结，皖北几无完区，独合肥西

乡以团练筑堡差安，时出境从剿贼。九年，克霍山。十年，两解六安围。十一年，赴援寿州，克三河，擢都司，赐花翎。

同治元年，从李鸿章赴上海，名其军曰树字营。李秀成犯上海，会诸军夹击走之。七年，会克青浦。贼围北新泾，树珊偕程学启力战旬余，贼始遁，擢游击。进克嘉定，贼大举围四江口，树珊逼贼而营，会诸军奋击，连破二十余垒，遂解围，擢参将，赐号悍勇巴图鲁。是年冬，常熟及福山贼以城降，而福山贼复叛，围常熟。二年正月，树珊率军航海抵福山西洋港，风潮作，飘舟近贼巢，潮退不得行。树珊曰：“兵法危地则战。”登岸结垒未就，贼大至，树珊疾捣中坚，枪伤左肘不少却，拔出诸营之被围者，进解常熟之围，擢副将。会诸军进攻江阴，树珊扼南门，断贼去路，城复，贼无得脱者，以总兵记名。进攻无锡，悍酋陈坤书、李世贤方以十万众围大桥角，树珊助剿，火贼轮船二、炮船十，歼毙甚众，解其围。李秀成复率众数万至，连营数十里，树珊与诸军夹击，贼大溃。会苏州已下，秀成率死党入太湖，结常州贼，水陆分进，援无锡，时铭传专击外援贼，树珊与诸军合围，十一月，拔之，以提督记名。偕兄树声及刘铭传进攻常州，三年四月，克之，予一品封典，授广西右江镇总兵。

四年，曾国藩督师剿捻，驻徐州，以树珊所部为亲军，令援山东，破贼于鱼台。议设四镇，陈州之周家口为最要，初以刘铭传驻之，既改铭传为游击之师，乃令树珊移驻。五年三月，击贼沙河，贼窜扑周家口，回军夹击败之。五月，又败贼于消沙河东，树珊以贼骑飘忽靡常，耻株守，请改为游击之师。九月，驰解许州之围。十月，逐贼山东境，连败之丰南、定陶、曹县。十一月，回军周家口。贼窜湖北，偕总兵周盛波追剿。会郭松林败绩于白口，贼焰愈炽，树珊自黄冈追至枣阳，贼窜至黄州、德安，树珊驰援。诸将皆言贼悍且众，宜持重，树珊率亲军二百人穷追。抵新家闸。贼横走抄官军后，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后队据乡庄发枪炮拒贼，贼亦寻退，全军未败。事闻，诏惜其忠勇，从优议恤，予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建专祠，谥勇烈。七年，捻平，加赠太子少保。



洒到人间都是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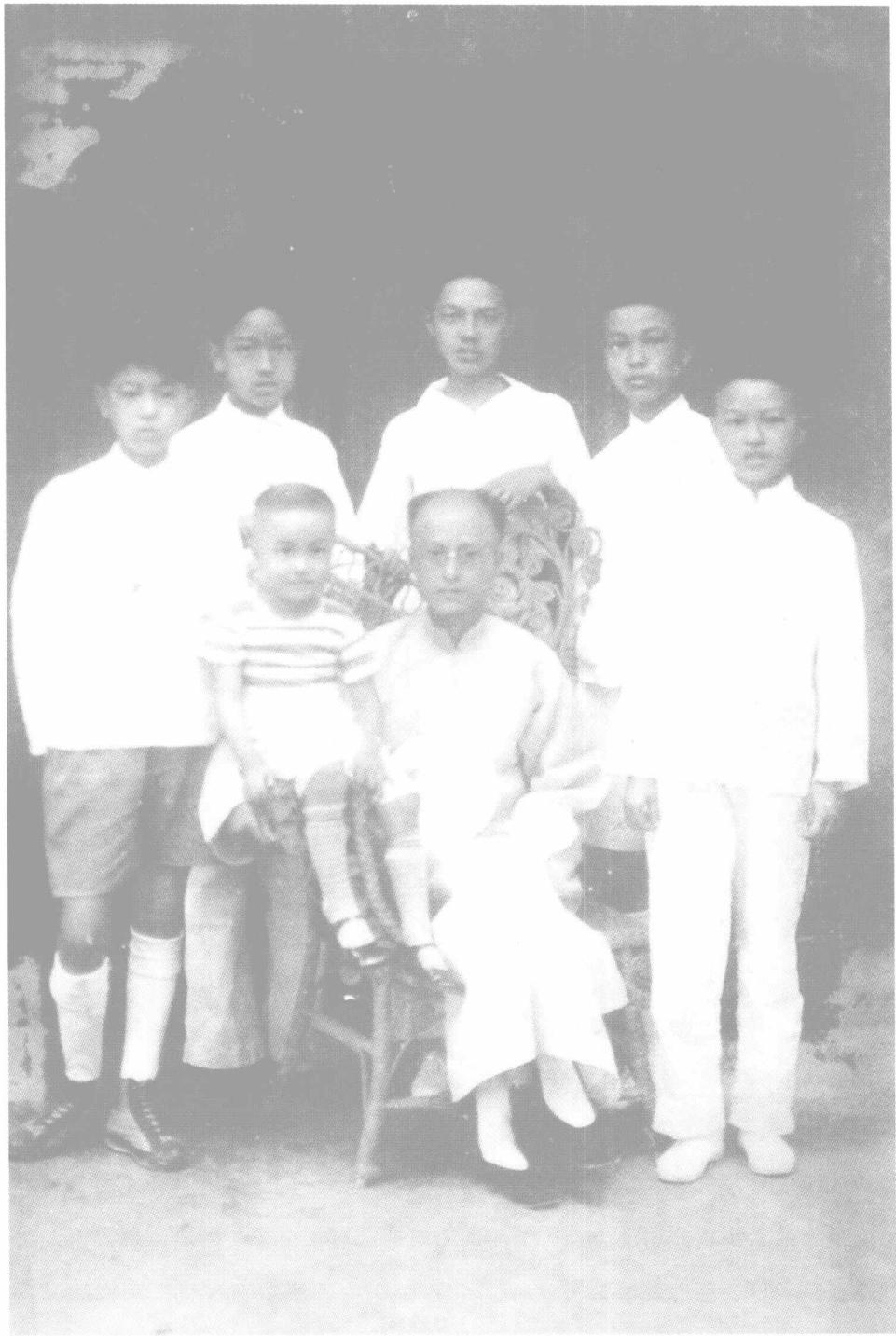
张允和



我们的爸爸张冀牖在1938年10月13日离开了他爱的十个儿女，离开了他爱的世界走了，走得那么远，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元姐的一封“父逝，告弟妹”的电报，让逃难在各地的九个儿女失去了人间最伟大的爱。从大姐元和到五弟寰和都不在爸爸的身边，他的身边只有最小的弟弟宁和。那时七弟只有十二岁，在爸爸身边尽了孝道，做了灵前的孝子。七弟在一封给我们的堂妹旭和的信上说：“我有九个极好的姐姐哥哥。”我们九个姐姐哥哥要感谢他——我们极好的最小的小七弟，为我们尽了孝道；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继母韦均一给了爸爸临终的安慰！

爸爸不但爱我们十个子女和家人，他也爱他人、爱世界。他办过幼儿园，办过专收男生的平林中学，最后全力办乐益女中。那时他不过三十二岁。要不是卢沟桥事变，还会一直办下去。从1921年开始到1937年办了整整十七年。



1929年张冀牖和他的六个儿子，立者左起：定、寅、宗、宇、寰、宁（前排坐者）

我总是想爸爸最喜欢我，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到。我是快嘴李翠莲，爸爸出问题、出谜语，不管猜得对不对，我总是抢先第一个回答。爸爸讲的故事不是我念的书上有的。爸爸讲苏东坡的故事最多，我记忆中就有四个，下面举两个例子。

苏东坡有一位和尚朋友叫佛印，是一位有学问的和尚，这和尚可不吃素，最喜欢闯席，不请自去。东坡先生有一次瞒了佛印邀请几位朋友，坐了小船在月夜里大摆筵席，朋友们都是作家文人。吃饭时都吟诗作赋，饮酒时必须行酒令。苏东坡第一个行令，他的令是“浮云散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第二位说的是“浮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第三个人的酒令，我忘记了。第三个人的话音未落，船舱板被掀开，光头佛印伸出头来，哈哈大笑着说：“船板顶开，佛印出来。……”佛印一次也没有失去喝酒的机会。

还有一个故事是文字游戏。苏东坡姓苏，那时苏是繁体字“蘇”。有一次苏东坡烧了鱼，正准备吃的时候。馋嘴佛印又来了。老苏慌忙把鱼盘放在草垫上盖起来。佛印坐下来就问：“老苏，你这个姓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把草字下的鱼写在左边，一种是把草字下的鱼写在右边。”苏东坡说：“这两种写法都可以。”佛印又问：“现在有人把鱼字写在上面也可以吗？”苏东坡回答：“那不可以，不成一个字了。”佛印说：“既然不可以，那就把鱼从草垫上拿下来吧，让我们大家吃！”

关于四书五经中的故事爸爸讲的很多，我们那时年纪小，不一定理解。以下的故事谈的是《诗经》，爸爸把诗祖宗《诗经》请出来了。

爸爸说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字康成，127—204）的故事。他说：“郑康成对四书五经滚瓜烂熟，不但注解《诗经》，还注解过《论语》、《尚书》等书。他家的丫头也能用《诗经》上的词语对话。有一个丫头做错了事，主人罚她跪在院子里，另一个丫头问她：‘胡为乎泥中？’跪在地上的丫头回答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七七事变，我家避难在成都，我在街上看见一家